

浮生记

苦楝树

□乔叶

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我现在很少回去了。父母和祖母先后去世,那里已经没有了我的亲人。虽然不回去,但总是会想起他们,想起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庄稼,那里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棵苦楝树。

我小时候的乡村,各家的院子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大,后院小。前院自然直通着大街,后院则顺着堂屋右侧的一条小胡同而入,是封闭式的。我家的前院种着枣树、梧桐树和榆树,后院有一小片菜园,还有那棵苦楝树。

那棵苦楝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我喜欢在树下面玩。因为后院小,苦楝树的树荫几乎能遮住整个后院,本来就幽静的后院就显得更幽静了。我常在她的树荫下做一些隐秘的事:偷偷吃什么东西,读大人们不让读的书,或者就什么也不做,看蚂蚁上树。每次大人要找我的时候,我十有八九就在后院的苦楝树下。

都说苦楝树的果子是苦的,我尝过,果然是苦的。

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外地读书,匆匆回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又返回了学校,再次回家已经是寒假。我发现后院经常有人,不是母亲就是祖母,她们总说去后院拿什么东西,或是一根葱,或是一棵萝卜,一拿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悄悄跟着祖母来到后院,发现她在苦楝树下哭泣。她抱着树,像抱着一个孩子。她呜呜地哭着,脸颊紧紧地贴在树上。

又过了几年,母亲去世。我毕业回家教书,和祖母同住老宅里,又看见她频频地去后院。我没有再跟着她。我知道,她一定又是在苦楝树下哭泣了。因为,我也会趁她不在的时候,去苦楝树下哭泣。

再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没有去苦楝树下哭泣。我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

苦楝树,是背着亲人哭泣的地方。在没有亲人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痛哭。但亲人在,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对着亲人哭泣,如同不对着亲人示爱。不示爱是因为害羞,不哭泣是因为心疼。是这样吗?

苦楝树。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树。
苦楝树。真的是很苦的一种树。但是,也是最亲的一种树。

声色

时间也可以融化成液体

□吴晓云

第一次看到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吓了一跳,从小看惯了《伏尔加纤夫》《马拉之死》《蒙娜丽莎》,写实主义的路子已深入人心,初遇达利以为病魔,但这幅画从第一眼起,就再也没有遗忘。那一年,我13岁。

这幅画的背景空旷,海滩上趴着一个怪诞的物体,像一个人扭曲的面部,又像人类不完整的胚胎,平台上一截枯枝,这枯枝可不是中国水墨那样宁静致远,反而让人不安。最让人不安的是怪胎上、平台上、枯枝上都挂着柔软的钟表,疲惫不堪,仿佛时间马上就要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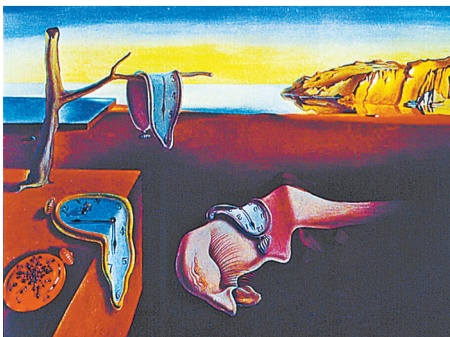
小时候初遇这幅画只是惊悚,人到中年再次展读却悲从中来,人类无论是在过去(脆弱的胚胎)、现在(大展身手的平台)、未来(死去的枯枝),时间都不会慈悲的停留,而是飞速地融化,像我们短暂的一生。

达利一生不走寻常路,25岁初遇法国大诗人艾吕雅妻子加利,加利是他的女神。如果说达利是超现实的主宰,加利就是达利的主宰,这个女人无数次走进他的画面,一起讨论作品,一起体验疯狂。如果她没有出众的才华和优秀的灵魂,达利大约不会与这个大他9岁的女人痴缠一生。

达利是一个卓越的天才,以梦为马,傲视群雄。他的奇思怪想源于生命中难以捕捉的素材,如睡眠、死亡、扭曲、梦幻,将人们熟悉的东西扭曲变形,再以精细的写真落在画布上,使他的奇思怪想更加真实。人们伫立画前,总是会想起自己的某种潜意识,亦真亦幻,不知今夕何夕。

钟表可以扭曲,时间也可以融化成液态。达利的狂想,用现实主义笔法勾勒出来,一丝不苟,纤毫毕现,让人深深不安。人生的荒诞、悲凉、怪异、恐惧,其实都存在于细节。那些滴滴达达流淌的时间,并不能拯救人类,而是把人类逼入更加危险的窘境:你一天比一天更老,你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死亡。

达利除了画画,还写小说、拍电影、布置橱窗、设计珠宝,各种艺术他都玩得很溜。一生风云变幻却总是保留“顽童”属性,翘起的两撇胡子是他嘲弄世人的标志。1989年1月,老顽童达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传奇前无古人,他的成就后来者。



《记忆的永恒》

笔记

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

□李伟明



在绍兴,访鲁迅故里。这一带已开发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景区,包括三味书屋、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等。

参观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一间房子一间房子细看。事实上,很多名人故居,看来看去都差不多,无非是那些旧了的房屋、庭院,以及真假难辨的家用摆设之类。还好,鲁迅故里的情况不大一样,因为他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早已把这里描绘成了令人神往的天地。

我们的参观路线刚好相反,先看三味书屋,最后看百草园。中间穿过了多少相似的房间、多少大同小异的廊宇,出来以后就记不得了;而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则定然要让人心有所动。

三味书屋不属于周家,它是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家的房子。寿家的宅院也不小,三味书屋只是寿镜吾在家里设的一间教室而已。这里离鲁迅家很近,从12岁开始,鲁迅在这里读书约五年。

作为“私人教室”,它的面积不大,据说是30多平方米。里面陈设的桌椅,据说也是当年的原物。鲁迅刻了“早”字的桌子也摆在那里。看了桌椅才知道,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并不多,朗朗的书声与想像中应该有些差距了。原来,寿镜吾先生是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年只收8名学生。作为一家“民办学校”的负责人,而且是在当地颇有

声望的私塾教师(鲁迅语:“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老先生竟然不利用这些优势打起“大扩招”的主意,多收些“束修”以改善自己清贫的物质生活,这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寿老先生像博导带博士一样教小学生,想见得,他的学生数量有限,“桃李遍天下”之愿怕是难以实现的。然而,偏偏他又是其中最幸运的:当时的私塾先生不计其数,有多少人教出的学生数大大超过他,获取的“办校费”远远胜于他,可是,他的学生数量虽然未必多,但仅凭一个鲁迅,就足以让其他同行黯然失色。因为当过鲁迅的先生,而且是鲁迅尊敬的老师,人们也把寿老先生记住了。作为老师,最大的欣慰不就是这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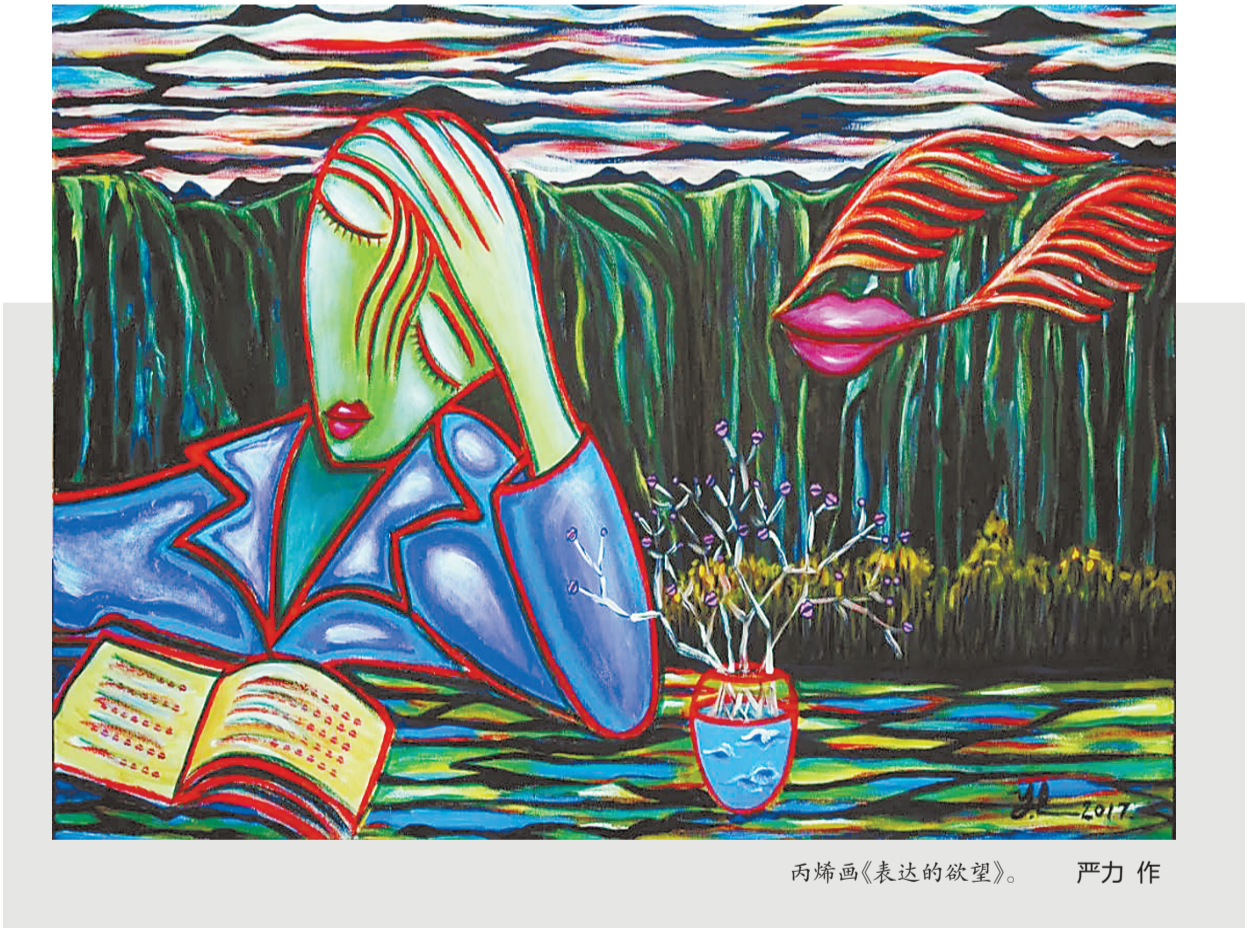
百草园在正宗的鲁迅故居,也就是“周家新台门”。绕到此处时,天公不作美,从小雨变暴雨。游人如织,室内参观,哪怕建筑面积再大,也总是显得拥挤逼仄。我早已无心留意室内摆设,想的只是尽快一睹百草园真容。尽管它是屋后的露天场所,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泥土地,这种天气实在不适合参观,可是,到了这里,再大的雨也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心。游客们一个挤一个,冒雨走进这座小园。

虽然光阴逝去百年,眼前的情景依然告诉人们,百草园,其实就是一个普通菜园。作为城中菜地,它的占地

倒也不算小,据说在3亩左右,当然不仅仅是鲁迅一家所有,而是新台门周氏族人共有。这块土地也是幸运的,因为它属于鲁迅,所以,至今仍是裸土,至今仍种蔬菜,至今仍以它最本质的面貌生存在遍地被水泥裹得严严实实的现代都市。若非如此,这块菜地估计早被种上身躯高大表情冷漠的楼房了。

尽管“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已不再,鸣蝉、黄蜂、叫天子(云雀)、油蛉、蟋蟀们也无处寻,可是,裸着的泥土,还是足以勾起人们的怀旧之情,而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纪念?其实,我们的记忆中,也不乏属于自己的百草园,可是,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存贮回忆吗?

雨越下越大,撑一把小伞根本不足以阻挡风雨,到后来,脚下甚至是趟水而过。走出来时,衣鞋都湿透了。参观的人太多,地方又不够大,天气偏偏还这么差,自然影响游览的质量,甚至影响观光的心情。可转念又想,作为一名思想者,历经数代仍有这么多人怀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一睹其遗踪,不正是说明了先生依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是思想的张力、文化的活力,它绝非寻常的权势、财富可以比拟的。如此一想,拥挤的烦恼、淋雨的不快,都不值得一提了。



丙烯画《表达的欲望》。 严力作

慢时光

我的日本女友杏树

□杨韵颖

今年六月中旬,在东京最繁华的新宿区,我与渡边杏树又见面了,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

回想起与杏树的每一次见面,都在人成长的重要节点。第一次见面缘于一次珠海与日本热海之间的友好城市交流活动,杏树作为交流的学生短暂入住我家,那时我们是刚与童年作别的初中少女;第二次见面时,我刚结束高考到日本旅游,我们是迈入青年的大学生;第三次见面依旧在东京,此刻的我们走到了校园与职场的分岔路口。

上一次与杏树相见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印象中长发飘逸的明媚少女已褪去青涩,留起了温婉的短卷发。但我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再次把我

的思绪拉回到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第一次见面时,这个女孩就调皮地指着中日文学习书上的一句话与我展开交流:“你有男朋友吗?”两个女孩子一瞬间会心一笑,就这样熟悉了。这次再相见,杏树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你有男朋友吗?”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从前,又笑了起来。

家乡在热海的杏树,毕业后和很多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一样,选择在大城市东京工作。幼儿教师这一职业,让杏树散发着温柔的气息,谈及孩子时,她的眼中总是闪着暖暖的光。我想当然地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她的答案却让我出乎意料。也许是日本女性家庭主妇的占比较大,在我的印象中,日本女性大多是向往婚姻与家庭

的,总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而杏树的观点打破了我印象,她觉得婚姻令人烦恼,只想要孩子但不想结婚。

结合近年来日本的统计数据 displays,杏树的这种想法也许并不是标新立异的存在。在2018年,日本民间持“结婚是没有必要的”这一观点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这两年热度很高的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和《校园女孩河野悦子》,也把关注点放到了女性在职场中的成长,以及独立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上。

我与杏树见面的次数虽屈指可数,却也是相识近十年的老友,这段友谊十分珍贵。此行匆忙,我们都期盼着下一次能在中国重逢,而那时,我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读诗

两张照片

□安石榴

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我看到了斑斓
我有一群牛羊,和马
它们是原野上的黑点
和亮点。惊动大地的斑斓

我有一群失散的牛羊
和马。它们是石头、树木
草甸、湖泊、降下的云朵
加深大地的斑斓

荒废的旷地
仿佛失守的疆土
无人看守的畜群
陷入世界的孤单

我说出了两种斑斓
一种是绚丽,一种是疮痍
我忘记了牛羊的模样
火车如长蛇碾过原野
远胜历史上跑得最快的马

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首先是白色
地面和天空游动的白
羊群和云朵,山冈与树木
草地及空气,飘忽的风
按照时间和气候的部署
组成一幅静谧的画面

我的羊群,画中的重点
白色中的白色,纯洁和爱意
草原上蠕动的棉球与鸟群
构成风景上的主语和动词

这是多年前的场景
我在出走和被驱赶中
失去了词语
无法形容的诅咒和眷恋
像羊群被送往屠宰场的路上
我的内心一片苍白

为蜗牛加冕(外三首)

□万琼兰

一个人要自卑到什么程度,才会随身带一个壳子
随时准备把自己缩进去,藏起来

我见到的蜗牛都是黯淡的,柔软的
与世无争,隐匿在草丛中或者大树的阴影里
只是在下雨天,擎着两条小信号线
欢喜地徜徉在素日不敢涉足的小径
任意舒展,接收大自然的悸动
它们慢慢吞吞,只遵守内心的节奏
身后留下一条洁白湿润的玉带
像仙子来到人间飘拂的裙裾
哦,这些可怜的小家伙
不知道一些庞大的脚步可以要了它的命
我走进林子里,走在一条曲折的幽径上
一路捡拾,把他们送回草丛
在弯腰的时候
向尘世中缓慢的事物鞠躬

夜书

灯下独坐。梅花一枝在南山,闲闲地落
这是一段拦截的光阴
所有的忙碌到这里都停下来
我的椅子一动不动。我不动,时光也不动
那些静止的事物仿佛得到了恩赐
旧时燕子剪开发黄的纸张
秋千荡,月疏淡

鸟巢里的旧时光都掉在地上

一个鸟巢,空荡荡的,掉落在林荫道上
跟着一起掉落的
还有一些旧时光,像一些低矮潮湿的苔藓

在风吹来之前。应该是一个春光乍泄的枝头
一只鸟,它刚刚梳理好羽毛
明亮的歌喉,啼破黎明,引来微风、丝雨、暖阳
和另一只脖颈柔软的飞鸟
接受一棵小叶榕馈赠的青丝
它们编织鸟巢,亲昵、啾啾、交配,带领雏鸟
觅食、飞翔
直到有一天去了远方不再回来

掉在地上的鸟巢见识过所有欢愉的时光

日月同辉

路过体育中心,风轻轻地吹着发梢
也吹着椰子树
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月亮
比我的额头高一点,比眼角的忧郁低一点
身后是夕阳,一路跟着
天兀自蓝着,云兀自轻着
多么好啊,这么一个明亮的黄昏
我有不合时宜的忧伤